

「傳聞中百戰不敗的『灰色惡魔』，竟然如此年輕？」

阿里安羅德之戰。

當黑鷲游擊軍攻入城內時，一名獨眼騎士御馬而來。

他表情嚴肅，用僅剩的左眼打量貝雷絲，忽然面露喜色，朗笑聲響徹天際。

「好！儘管年輕，卻鍛鍊到了極致！來和老夫——『灰色獅子』關達爾一較高下吧！」

關達爾高舉戰斧，輕夾馬腹，胯下白馬嘶叫一聲，疾衝到貝雷絲面前。

貝雷絲雙手握緊銀劍，沉下重心，穩住步伐——

鏘！

出劍架開了這氣勢凌人的一斧。

「喔？」

原以為她會選擇迴避，關達爾詫異地回頭，整條手臂被反彈力道震得發麻。

一對一的單挑中，他習慣以鬼神般強悍的一擊震撼對手，順便試探對手的力量。

若貝雷絲用鐵劍或鋼劍接招，關達爾還不會驚訝，但她是以輕薄易折的銀劍擋下攻擊……

「哈哈！比老夫預想的還厲害啊！」

一向不吝稱讚後輩的關達爾話音未落，希爾凡駕馬殺到兩人中間，猛地拋出一柄鋼槍。

「老師！」

貝雷絲默默伸手接槍，一記迅捷的「弑騎一擊」將關達爾挑落馬下。

「……」

後生，可畏。

關達爾無言地望著駿馬跑遠，扔下盾牌，雙手握斧。

「老夫既是騎士，也是戰士——既然無馬可騎，便全力來戰吧！」

不愧是王國軍鼎鼎大名的「灰色獅子」，征戰沙場數十年磨出的氣魄不是常人能及。

貝雷絲持槍與他交戰數回，槍影與斧光婆娑成舞。

「後生！爾最擅長用的武具，可不是這玩意吧！」

關達爾一臉不滿，猛地砍向貝雷絲手中木製的槍身，鋼槍霎時斷成兩截。

「等等，關達爾卿！您怎麼能說槍是『這玩意』呢？」

希爾凡出槍刺倒一名王國兵，騎著馬回到貝雷絲旁邊。

「我要代表全芙朵拉的槍兵提出抗議！」

關達爾狠狠瞪了希爾凡一眼，他清楚記得多年前，這傢伙以輕浮的態度追求過他女兒。

「臭小子，老夫後悔沒殺了你！」

「哈哈，事到如今您還在記恨啊？明明當時我們是兩情相悅……嗚哇！」

希爾凡猛地低頭，避開關達爾投來的飛斧。

「老夫現在就來亡羊補牢！」

愛女是勇猛之獅唯一的軟勒，關達爾氣得揮斧砍向希爾凡。

「……」貝雷絲不容許外人欺負學生，立刻拔劍迎擊。

兩人在滿是血腥味的戰場中進行武者對決。

雙方棋逢敵手，熱血沸騰，越打越烈。

戰到最後，關達爾渾身劍傷，由於失血過多，漸漸連斧頭都握不住了。他搖頭暗嘆沒在全盛時期遭遇此等強敵，大口喘著氣，主動扔掉斧頭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！敗了！老夫徹底敗了！」

從未碰過如此可怕的對手，竟然越戰越強——

暢快！

關達爾往後一倒，呈大字仰躺在地，望著即將變紅的天空，爽朗大笑。

一旁待命的雅妮特收到貝雷絲指示，連忙上前為他療傷。

不久，笑聲漸漸停歇，關達爾嘆了口氣，語帶哽咽。

「遺憾！遺憾啊！如此人才，竟不能為主君所用！」

說完，關達爾昏了過去。

當他再度醒來時，已是戰事結束、「暗黑蠢動者」以光之椿毀滅官署之後了。

帝國順利攻佔了「白銀的少女」阿里安羅德，即將全面進軍王都菲爾帝亞。黑鷲游擊軍一行人準備返回大修道院休整，迎接統一花朵拉的最終決戰。

歸途的馬車上，貝雷絲不知何時睡著了。

前一戰中，她擊敗關達爾後，四處奔波破壞「泰塔尼斯」，最後跟艾黛爾賈特一起打倒了科爾娜莉亞……為了取得勝利，她非常拚命，也耗盡了體力。

同乘一車的艾黛爾賈特靜靜望著貝雷絲，比起喜悅，她更加心疼老師。

不久，到了休息用飯的時間，車隊停止前進。

多洛緹雅主動送來熱騰騰的餐食，馬車中頓時香氣四溢。

「謝謝。」

「老師……她在睡覺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坐著睡很不舒服哦，妳可以試著讓老師睡得舒服點。」

以往總是獨自乘車的艾黛爾賈特不曾考慮這種事，經她一提才驚覺確實如此。多洛緹雅離開後，艾黛爾賈特將餐點放到一旁，輕輕碰了一下貝雷絲的肩膀。

「老師？」

貝雷絲毫無反應，只持續均勻平穩的呼吸，艾黛爾賈特意識到她真的睡沉了。艾黛爾賈特無聲地做了個深呼吸，脫掉手套，伸手去扶貝雷絲。

慢慢挪動她，讓她躺到自己腿上，再將上車後脫下的深紅斗蓬拉來當棉被。

斗蓬下，艾黛爾賈特握住貝雷絲的手，偷偷滿足了跟老師牽手的小小心願。

直到抵達大修道院，她都沒有鬆手。

「——老師，妳睡得好嗎？」

貝雷絲在自己房間中醒來，一張眼就看見艾黛爾賈特坐在旁邊看書。

貝雷絲坐起身，緩緩點頭，望了望外面的天色。「晚上了？」

「嗯，晚上八點多。」艾黛爾賈特合上書本，對她微笑。「要一起去吃飯嗎？」

「好。」

貝雷絲正要下床，忽然發現身上穿著一件沒見過的睡衣。

「老師原本的衣服上都是灰，所以我替妳換了一件。」

艾黛爾賈特閉著眼睛換的，怕看到貝雷絲的身體會產生綺想。

「這件睡衣是我特別訂做的，老師穿起來應該很合身吧？」

用料跟艾黛爾賈特的睡衣一樣，柔軟又舒服，但想到穿衣過程，貝雷絲臉上微微一紅。

「嗯……謝謝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以為貝雷絲會問她為何送睡衣，都準備好回答了，貝雷絲的反應卻是害羞，讓她也跟著不好意思起來。

「……老師先換衣服吧，我去外面等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若無其事地踏出貝雷絲的房間，順手關上房門。

她轉身抵住房門，暗自舒了口氣，隨即聽見房裡傳來窸窣窸窣的換衣聲。

沒親眼見過實體，反而容易浮想聯翩。

「——！」

真不曉得自己這個皇帝究竟在想什麼，明明現在還在打仗……

艾黛爾賈特雙手捂著發熱的臉頰，順著門板無力地下滑。

孤月節，帝都安巴爾。

帝國人忙於除舊佈新，回顧過去的一年，準備迎接嶄新的開始。

今晚，冷月當空，清輝如雪，光芒靜靜落入皇城庭園，化為暮春特有的生氣。一陣寒風掠過即將萌芽的枯枝。

它隨時會轉弱變暖，喚醒嚴冬中沉睡的眾生。

艾黛爾賈特和貝雷絲在夜色中散步，開心地聊著一年中發生的事。

兩人走出庭園，突然聽見不遠處傳來騷動聲。

「……練兵場。」貝雷絲判斷來向。

「嗯，我們去看看吧。」

兩人一踏進練兵場，便見到希爾凡跟菲力克斯正在對練。

「嘖，希爾凡，你為何不用槍？」

「跟你一樣啊，跟高手對決前自信滿滿地打賭，結果打輸了……」

希爾凡雙手持斧，緊張地擋下菲力克斯隨手揮出的一劍。

「我被逼著拜師，師父命令我用斧。」

菲力克斯往場外瞥了一眼，新任洛貝伯爵派來的客將關達爾站在一旁。

「『灰色獅子』成了你師父？」

「沒錯……」

「老夫會嚴格教育你！臭小子！」

關達爾眼神銳利，抱胸審視希爾凡的一舉一動。

「你又對別人的……女性眷屬，做了什麼？」

菲力克斯滿臉懷疑，而希爾凡露出無奈的苦笑。

「我發誓，我真的什麼也沒做。」

菲力克斯對他搖了搖頭。

「你要用斧我是沒差，只不過——」

他閃電般連出十劍，希爾凡完全無法對抗，一路後退直到撞上牆。

「你使槍都贏不過我了，再用不擅長的武器，只會一敗塗地！」

菲力克斯挑起冷笑，一劍插在希爾凡臉旁。

而希爾凡背後狂冒冷汗，瞥了一眼頰邊特意磨鈍的劍鋒，擠出乾巴巴的笑容。

「哈哈，菲力克斯，感謝你手下留情。」

「……」

菲力克斯感到很無聊，轉眸一看，發現了貝雷絲。

「哦？指揮官——」

「閣下與老夫對打一場吧！」關達爾也注意到貝雷絲，眼睛驀地一亮。

「艾斯納卿，我命令妳回房休息。」艾黛爾賈特立刻下達聖旨。

「遵命。」

貝雷絲低頭接旨，隨即與皇帝一同轉身離開。

「……」

親眼目睹皇權之蠻橫，練兵場中的三人陷入了沉默。

隨後，啪地一聲，牆上的訓練用劍支撐不住地墜落地面。

皇帝寢室內，艾黛爾賈特換好睡袍、趴上大床，鬆了一口氣。

「呼……好險，悠閒的散步差點又要泡湯了。」

「抱歉，艾爾。」

貝雷絲站在梳妝台前換穿睡衣，聞言立刻回應。

「沒關係，我早就知道老師很受歡迎了，特別是對戰鬥狂而言。」

艾黛爾賈特抓起貝雷絲的枕頭抱在懷裡，毫無形象地在床上滾來滾去。

「而且，妳那麼有魅力，以前在大修道院一定——」

說到一半，她將臉埋進枕頭，含糊不清地嘀咕完下半句。

「不，我沒有收過情書。」

貝雷絲邊回應，邊解下項鍊放進梳妝台上的珠寶盒，跟艾黛爾賈特的戒指擺在一起。

「一封也沒有，所以『收到很多情書』也不成立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又對枕頭嘀咕了一句。

「真的沒有，我只收過一封學生寫的信。」

艾黛爾賈特猛地坐起身，手上仍抱著枕頭。

「什麼信？誰寫的？內容是什麼？」

「我聽說是妳的生日，老師，生日快樂，」

貝雷絲爬上床，笑著拿開枕頭，緩緩將她覆於身下。

「『讓學級的各位和……我一起送妳禮物吧』……是這樣的內容。」

艾黛爾賈特覺得內容相當熟悉，認真聽到最後，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



「是我寫給妳的信？」

「就是妳寫的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貝雷絲低頭咬了咬她的唇瓣，作為遺忘的懲罰。

「真不敢相信，我為什麼會吃自己的醋呢？」

艾黛爾賈特在隨之落下的親吻間笑個不停。

接著，貝雷絲湊到她耳旁。

「妳覺得是為什麼？」

貝雷絲用氣音挑逗，她根本招架不住，身子一瞬間發軟，渴望貝雷絲的佔有。

「因為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眼神濕潤，伸手抱住貝雷絲的脖子，用雙唇積極而反覆地給予答案。

入夜後，月色皎潔如霜。

聖潔銀輝灑遍大地，將寧靜與安祥凝結在人們的酣睡之間。

當曙光再度照亮雙頭鷲旗，芙朵拉吹起了復甦萬物的翠綠新風。